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882期 |

2025年3月8日/星期六

本版编辑/江妍 视觉设计/戚黎明

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独家专访编剧赵冬苓——

以笔作舟 沿河北上

运河的水淌过千年文明,也淌过赵冬苓的青春。这位71岁的金牌编剧,在热播电视剧《北上》的改编中完成了一次精神洄游。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赵冬苓,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首播收视率破3.9%,《北上》长镜头里流淌的烟火气和真实感让观众泪目。改编自徐则臣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的这部剧,没有执着于还原历史,而是用运河的涛声,叩击每一个漂泊者心中的乡愁。



时代,仍有人愿为一条河流、一代人的记忆,写下四十集的诗。

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赵冬苓,这些天常常被问到微短剧和AI带来的冲击,她目光灼灼地表示,这就好比小说,不会只有短篇小说、微型小说才有读者,“人类靠故事活着,长剧不会消亡。”

溯流 重塑运河人家

改编《北上》,赵冬苓做的不是翻译,而是重塑。她保留了原著中大运河的文化血脉,将故事浇灌成更具体温的市井画卷,“我在运河边上走的时候,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时期,想起了自己过去在那个小小城市里很快乐的生活。”

赵冬苓在山东济宁长大——这是一个曾坐拥河道总督衙门的古城。她15岁前的生活与运河的潮汐同频共振,“写《北上》

时,我总觉得自己在逆流回溯。”

离家后,赵冬苓成了“没有故乡的人”,从未想过再回去,但因为《北上》,她和导演姚晓峰、原著作者徐则臣回到运河穿过的城市采风。近百位船民的口述史,都在剧本中化作人物命运。她在路上遇到一位会说评话的老人,最终融入了剧中王学圻扮演的角色——周家的老爷子。王学圻在剧中既是叙述者,也成了运河文化的活态载体。

赵冬苓在《北上》中重构了熟人社会的人情之美——那些依河而生的运河人家,煤油灯下争吵又和解的夜晚,叹着气出门散心却发现同病相怜的花街少年,是她对故土的一次精神还乡。

断锚 改编另辟蹊径

创作前期,赵冬苓不光读了《北上》,还读了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和花街系列故事,揣摩原著作者笔下的运河文化。徐则臣对运河的感情打动了赵冬苓,然而,《北上》是纯文学,影视化必须另辟蹊径。

小说《北上》以意大利兄弟的百年寻根为脉络,横跨漕运废止与大运河申遗的世纪沉浮。但赵冬苓坦言,完全遵从原著的改编是行不通的。她舍弃了原著的双线结

构,将百年沧桑浓缩到开篇的两分钟,让镜头聚焦20世纪90年代至2014年的六户运河人家。

赵冬苓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保留,又重新进行了人物设计。比如马思艺从原著中的老太太改为青涩少女,很多剧中人物的名字和原著相同或相近,却已经改头换面。新增的女主角夏凤华,也是赵冬苓写着写着,发现马思艺无法承担女主角的任务后,又从头再加进来的,只为让故事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锚点。导演姚晓峰的大量二度创作也为剧本注入影像的呼吸。

六户人家、十余角色,每扇门后都藏着时代的褶皱:船老大谢天成(胡军饰)等一批船民的意气风发,因陆运取代水运的大势而落幕。夏凤华(白鹿饰)、谢望和(欧豪饰)和幼时玩伴经历着成长的阵痛,懵懂而又勇敢地感受时代的变革,沿河北上,到北京闯荡一番后,又回到家乡。夏凤华从事的也是物流行业,两代人形成奇妙的互文。

摆渡 唤醒集体记忆

不少观众在剧中认出了自己的青春:一个猛子扎进河里,骑二八大杠自行车,听周杰伦和李宇春的歌,课堂上总有一个假



《北上》剧组在运河边拍摄的宣传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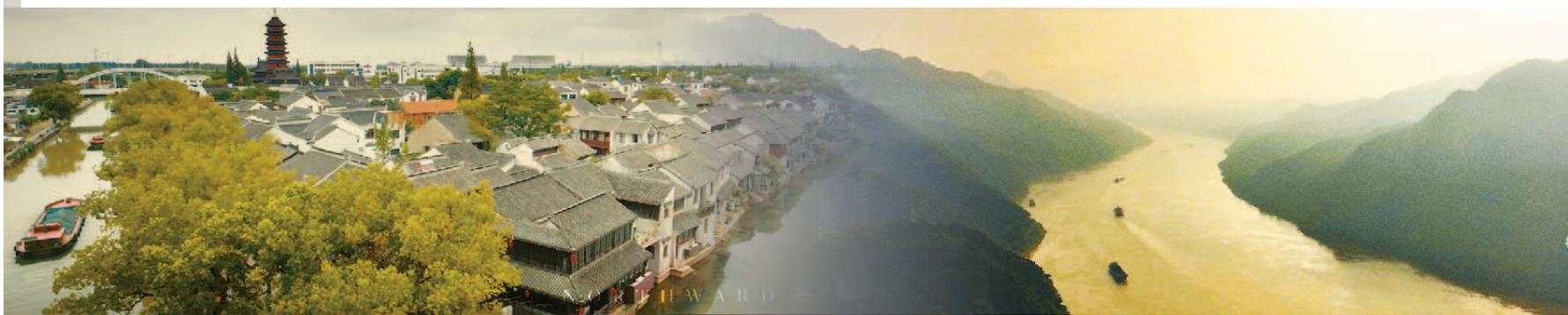
小子和捣蛋王……只是,船票会被时代浪潮打湿,磁带也没有了可以播放的机器,恰似一代人将青春献给了城市化进程。

“平地起高楼”的创作背后,是编剧的野心与挣扎。“我也得检讨。”赵冬苓坦承,如此繁多的人物支线,对编剧是挑战,对观众也是挑战。而《北上》又不像家庭伦理剧,没有那么多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。

赵冬苓的本意并不希望写一部靠强烈戏剧冲突取胜的剧,就是想扎扎实实地写出运河边朴素的生活。相濡以沫的温情,也可以对抗时代的湍流,她在《北上》中传递的是人在巨变中依然可以保有那抹人情味。

《北上》的开篇让人难以忘怀,少年们跃入运河的刹那,水花溅起的是一个时代的倒影。赵冬苓用笔尖作舟,载着观众穿越时光的雾气。当镜头掠过申遗成功后的焕新河道,相信观众可以读懂她的执念:运河不仅是地理坐标,更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原乡。而那些关于离别与归来、传统与突围的故事,会在河水的低语中生生不息。

驻京记者 赵玥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

偌大的空间为何只展出两幅作品

马塞尔·杜尚主题展呈现“每个人的艺术”

从M50创意园区大门口进入,沿大路走到尽头,不由得眼前一亮,在一片灰褐色的楼群包围中,外墙刷成橙色的14号楼在早春料峭的寒意里尤为醒目(见右下图,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徐翌晟 摄),炼金空间就坐落于此。

偌大的两层楼空间里正在举办马塞尔·杜尚的主题展“每个人的艺术”,特别之处在于,整个展览的展品只有两幅——一幅是杜尚的纸上铅笔水彩《加莱特的磨坊》,另一幅是杜尚的铅笔素描人物。

大师的艺术起点

人们知道马塞尔·杜尚,是因为他把小便池摆进了美术馆,并命名为艺术品“泉”;也因为他将自行车轮拆解,变成了艺术品;还因为他给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画上了小胡子……不过人们却鲜见杜尚早期的平面绘画。

《加莱特的磨坊》与人物素描都创作于1904—1905年期间,彼时的杜尚正是十七八

岁的年纪,离开了中学,尚未经过任何的艺术专业训练。他与大哥格罗通一起住在巴黎蒙马特北坡的公寓里。

《加莱特的磨坊》(见右上图)即杜尚从公寓窗口望出去的情景,风车和教堂的白色圆顶在天空下轮廓分明。人物素描则是纸的正反面都有画作,据分析,壮硕的男子形象可能是杜尚为哥哥所画的肖像,反面稍显纤细的,可能是一个模特。那时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年轻人经济拮据,不能浪费任何一个可能用于画画的空白之处,因此,这张纸的两面都被杜尚用来做绘画练习。虽然彼时手执画笔的杜尚还只是一个“文艺青年”,可能刚开始为期四周的朱利安学院早间课程,并为此支付了600法郎,但观众仍可以透过画面上自如的线条感受到他的掌控力。

观众的珍贵体验

“在一个200平方米的空间内只展出两幅

作品,确实有点‘奢侈’,但除了因为这次展出的作品非常珍贵之外,这么做的目的也是要让观众进入空间后不会被其他展品干扰,集中注意力静静地观看,体会一下这位创造了许多轰动性作品的艺术家最初的艺术起点。”炼金空间主持人杨研说。

杜尚以一个无所顾忌的艺术家形象,完成了对艺术的颠覆和解禁,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手段和观念,也改变了人们认识艺术的方式。面对杜尚的起步之作,杨研提醒,在那幅模特肖像的画面上,若仔细观察,除了有几个数字列式像做计算题打了个草稿之外,还能发现一个模模糊糊的指印,让人想起初入门的绘画爱好者的习作上,总会不小心粘上一点铅笔擦痕,而恰恰是这点斑斑驳驳,拉近了这位艺术家与现代观众的距离。

炼金空间的马塞尔·杜尚主题展“每个人的艺术”免费向公众开放,参观需要预约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